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

在專制時代，人民未能得到法律的保障，把人命視作兒戲。不論這一件事情，是否冤獄，受著絕大的冤枉，總先求之于非刑。受刑的人，倘是稍一含糊，不勝苛刑之苦，無不屈打成招，冤沉海底。做官府的人，也并不細細推求研討案情如何，究竟是否這人所做，并為了自己前任關係，謬然定讞。一個好端端的安份良民，就是斷送了一生，并且冒看奸邪凶惡的罵名，官員卻不以為自己的錯誤，反栩栩以為能，這是何等的殘酷。而且達到了這一種極大冤枉的事，一般官府，大都抱著所謂官官相護的陋見，絕少可以由上峰超雪，把冤獄平反。除非是遇見了的確的是清正廉明，愛民如子的官府，才有反平的發見。如清末時候，楊乃武同小白菜，因奸謀斃親夫一案，便是個明証。要不是刑部細細追求，把案情追一個水落石出，楊乃武同小白菜，豈不是冤沉海底，永沒有超生之望的呢。閑話少說，言歸正傳。卻說在同治年間，江浙餘杭縣倉前地方，有一家豆腐店。店主姓葛，娶妻喻氏，生下一子一女。子喚品連，因那姓葛的排行第一，倉前的人，都喚他做葛大，品連便喚做葛小大；女喚三姑，生的醜陋不堪，洋如母夜叉一般，滿身漆黑皮膚，粒粒起縐。兩條掃帚眉，一對銅鈴眼，滿面麻子，一個塌鼻梁，血盆大口，露出了一口的闊板焦牙。又是聲如破鑼，說起後來，得嚇人一跳。而且是生性呆愚，不解椒麥，倉前的人民，沒一個不知道這葛三姑，是個其醜無比的傻子。

葛大在店內，雖是十分勤儉，只因豆腐生涯，每天做的買賣，總是有限，家道很是清貧。仗著喻氏幫助著在店內燒煮豆腐，也用不起什麼伙計，便將品連亦在店內。學習豆腐生意。一家四口，苦苦度日。那一天，葛大正在店內磨著豆子，預備做些豆腐，應明天的買賣。聽的門外有人叫道：「姐夫在家中麼？」葛大聽的是喻氏的胞弟喻敬天的口音，忙放下磨盤答應道：「是兄弟嗎，快請裡面坐吧。」話猶未畢，喻敬天已走將進來，上前見過葛大喻氏，一同坐下。葛大道：「兄弟到來，可有什麼事情？」敬天笑道：「正是。我一來是來探望姐姐、姐夫，二來有一件事情，要同姐夫商議。」喻氏正盪著一盞茶，自房內走將出來，聽了笑道：「兄弟，什麼事情，巴巴的跑來，同你姐夫商議呢？」敬天笑道：「如今南京正鬧著水荒，逃難出來的人，已不知有多少。昨天我們家中，也來了一家親戚，姓畢，只有一母一女，便是我的連襟，襟兄早已亡過，剩了一個我妻子的姐姐，同了一個姨甥女兒。家中本來自襟兄死後，窮苦非凡。這一會被水沖的房屋都倒，家具全失，沒奈何，投奔到我家中。姐姐，你想我如今的景況，已大不如前，怎能留著兩個人在家中吃閑飯。又不能不留著他們，還是你弟媳婦子，想的出些法子，說這個姨甥女兒，年紀只有七歲，人也生的不差，雪白粉嫩，的確是伶俐的女孩子，不如找一家好好人家，令她出去做童養媳，或是對定親事，可以兩邊住住，幫著做些事情。我一想倒也不錯，又想到了姐姐這裡。品連已有十四歲了，你們這裡，正嫌著人口太少，幹事忙碌。倒可以把我那姨甥女兒生姑，說合給品連，童養在家中，省得以後品連長大起來，對親困難。好得彼此都是親戚，又不費什麼，每天只吃掉些粗茶淡飯。一個女孩子的飯量，也很有限的。而且生姑，人雖七歲，做事倒還不差，什麼提水、煮飯、洗菜、淨衣服這些難事，也可以幫著姐姐。到了南京水災平定之後，生姑的母親，倘是回去，生姑便可以兩面住住，直待品連娶親，揀一個好日子，同小夫妻兩圓房，那便什麼都完啦，豈不是省了到外面去找親事，又得費錢，又是辛苦。姐夫姐姐，你們瞧好不好呢？」葛大同喻氏聽了，暗暗的想了一回，覺得敬天這話，很是有理。葛大便笑道：「兄弟的話，自然是不錯的。可是做姐夫的，你是知道的呀，十分貧苦，一些也沒有積蓄，只仗著雙手做事，喂飽肚皮。人家的女孩子，倘是嬌養慣的，那就過不來這些勞碌日子。還有生姑的母親，把生姑給我們這種手藝人，做一天飽一天的，愿不愿意，這倒先得說個明白。不要到了以後，心疼孩子，便反悔起來，這不是要鬧糟了嗎？不如不幹的好了。」喻氏道：「正是。這句話卻得預先問過，不然，倒是麻煩。」敬天笑道：「這倒不用慮得。昨天我早已問過他們母女，都說是只要有粥喝，可以活命，那就是了。好得大家是至親，難道還能反悔不成。」喻氏心中，本因著家中事多人少，又用不起伙計，同品連養一房媳婦，年紀雖輕，總可幫著做些雜事，聽了敬天的話，很是歡喜，即向敬天道：「既是兄弟這般說話，那是最好也沒有的了。只是可要什聘禮銀子等東西呢，那卻又得打點哩。」敬天笑道：「生姑的母親，早已說過，并不是把女兒賣給人家。要什麼銀錢財禮，是同人家對一門親家，一概不用。以後到了圓房的時候，再預備一些，那便是了，如今只須雙方說定，換了八字，便把生姑領到家裡，一切都算完哩。所以這財禮銀子，也無須打點得哩。」葛大聽得竟有這般便宜親事，不用一些財禮，便能媳婦到手，豈有不願之理，忙滿口答應。敬天見葛大喻氏都已應允，心中十分歡喜。又閑談了一回，起身告辭。說定明天，領生姑前來，拜見葛大、喻氏，調換品連的生辰八字。葛大點頭答應，送敬天出了大門，回到裡面。

喻氏只喜得滿面是笑，向葛大道：「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。我們家中，正為著人少，作不來活計，來一個七歲的女孩子，好歹也可以幫著我一把呀，只是兄弟，明天便得把人領來，換品連的八字，你也得去請人寫一個，預備好了。還有什麼旁的需用東西，也得籌備一下。總是一件喜事。喜燭兒定得點一對兒。明天兄弟，是個大媒，媒酒卻不能不喝一杯，這是喜酒，不能將就過去。這些些事情，今天都須安排舒齊，免的明天孩子已來了，一切都沒有安排，吃人家笑話。」葛大笑道：「這是容易，八字帖子，我立即請人家去寫，喜燭等東西，即出去買來，這都不要緊，不必這般慌張。明天既要請兄弟喝上一杯媒酒。卻要煮些體面菜肴，那仗著你了。」喻氏點頭道：「那是自然，你快去買吧。」葛大匆匆的取了些銀錢，出門而去。喻氏自在家中，料理活計。這時品連也在家中，幫著喻氏磨豆煮漿，照顧門面。不一時，葛大已是回來，手中提著一付香燭，同了和合甲馬，還有些乾果蔬菜等物，同了兩瓶陳酒。見了喻氏，笑道：「帖子已寫就了，你瞧瞧可是這樣的嗎？」說著在懷中取出一付大紅全帖，授給喻氏。喻氏笑笑道：「你真是快活糊塗了，我又不識字，怎地知道對不對呢。人家識字的人，寫出來的東西，總不會錯的。」便接將過去，供在上面。又把香燭蔬菜，也放在上面桌上，把酒收好，只等到了明天，預備一切事情。

一宿已過，到了明天。葛大、喻氏都是絕早起來。喻氏忙到街上，去買了些魚肉之類，在灶上煮燒起來。品連同了葛大，在外面照應買賣。喻氏把菜肴約略煮好，忙到外面，把和合甲馬，同了八字帖子，供在上面正中，燭台香爐，俱都放好，將蔬菜烘在和合面前。安排就齊，仍回灶上，料理酒肴，忙亂了一回，聽的門外敬天已在那裡叫道：「姐夫已起了嗎？」葛大聽得，忙迎將出去道：「兄弟快進裡面坐吧。」話猶未畢，早見敬天同了一個年有四旬的婦人，一個伶俐女孩子，走將進來。葛大一見知道便是畢生姑同了母親忙讓道：「親家太太，可到笑話，真不成樣子哩。」生姑的母親，連聲謙遜，進了屋內坐下。喻氏也到外面，一同見過。細細把生姑一看，生的雖小，卻美麗非凡。兩條春山眉，似戚非戚，一雙秋水眼，亦明亦蕩。雪膚花容，端的一個可喜可愛的女孩子。把葛大、喻氏二人，喜的個只是嘻嘻的笑。敬天道：「今天恰巧是好日子，姐姐、姐夫便把品連八字，交给了我，給親家太太帶將回去，那就是了。」喻氏聽了，忙命葛大點了香燭，喚品連拜過。敬天即喚生姑，拜見了公公婆婆。葛大、喻氏只是呵呵大笑，受了品連同生姑四拜。品連又了拜岳母，謝了大媒。葛大把八字帖子取下，交給敬天。敬天接過，授給生姑的母親，又在懷中取出了生姑的字庚，笑著道：「如今你們是親家了，諸事都可以互相照呼。」說著，把字庚給了葛大。葛大命品連供在桌上。

喻氏這時，早笑哈哈地進了廚房，品連也進去相助。生姑的母親，向生姑道：「生姑，在這裡，萬事得聽你公公婆婆的言語，不能貪懶。已是一家人了，將來在這裡過一輩子的日子哩。咱過了幾時，到來看你，等待家裡的水平了，咱還得回去。過了一二年光景，你也可以回來瞧瞧。」生姑聽一句應一句，兩眼之中，早忍不住掉下淚來。敬天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今天是好日子，怎地哭起來了，快進廚房去，幫你婆婆去煮飯吧。」葛大聽了，忙笑道：「兄弟這卻不對，今天生姑還是第一天到我家中，怎好就命她去操作呢，便是新媳婦子，也須三朝之後，才去做羹湯，孝敬公婆呢。好的也沒有什麼了不的大事，早都預備好哩。讓她安安穩穩的喝一杯喜酒，兩個吉利兒吧。」生姑的母親笑道：「啊呀，了不得呢，生姑不知生來的什麼福氣，到了這般疼孩子的公婆家裡，可是一個媳婦兒，總的侍奉公婆的。生姑雖小，不能說不是媳婦兒。再沒有婆婆煮飯給媳婦兒吃的。以後不論什麼事情，只要生姑能做，不妨命她去做去就是。」葛大笑道：「親家太太，這卻不用大謙。我們這般人種，一個人就有一個人的事，閑著是沒有的。只

是因為今天，是他們的好日子，又是第一天到我家中，倘是立即把他使喚得一個腳不點地的往來操作，還像什麼樣兒呢。」

正說話間，喻氏已笑哈哈地的捧出一盤菜肴，安放在桌上。品連忙放上五個杯子，五雙匙箸。葛大便把兩瓶酒取出，舀著熱水溫熱，笑嚷道：「親家太太，請來喝一杯喜酒吧。」又向敬天道：「兄弟，這杯謝媒酒，可是要喝的。」敬天同生姑的母親，忙含笑道：「那可不敢當哩。害親家太太忙碌，快一齊來喝一杯吧。你們二位，是公公婆婆，小孩子敬一杯兒，這真是應該的哩。」喻氏正又端出了兩色菜肴，放在桌上，聽生姑母親這般說話，忙笑道：「沒什麼呢，快喝吧，遲了得涼哩。」敬天道：「姊姊這樣的忙碌，怎好坐呢。」葛大知道敬天等二人不肯就坐，便笑著喚喻氏一同前來就坐。喻氏即回到廚下，洗了洗手，將飯置在飯籃之內，方走到外面，一面笑道：「怎地這般的客氣，快喝酒吧。」一面讓二人上坐。二人謙遜了一回，生姑的母親，坐了上面，敬天坐了客位，喻氏打橫，葛大在下面相陪。葛大提起酒瓶，在各人杯內斟一杯，又笑道：「生姑也來吧！今天是喜酒，都的喝一杯兒的。」生姑的母親忙道：「這不可能沒品連不坐，倒喚生姑坐的。」敬天道：「那也不必再客氣了，品連同生姑一齊來吧。」葛大聽了，方命品連，坐在喻氏一旁。生姑即依著母親坐了。三姑在一旁，坐著要肉吃。喻氏即也弄了些肉，放在飯上，給三姑吃。

敬天一瞧桌上，共排著八只大碗，滿滿的裝著魚肉，細細一看，見一碗是紅燒栗子肉，一碗是麻椒雞，一碗青菜。還有一碗，卻是雪菜蝦米湯。都燒的濃油直透，五香撲鼻，真是色香味三者都佳，便笑道：「端的是忙碌了姊姊，煮了這般多好菜。」喻氏笑道：「兄弟說那裡話來。今天給品連領媳婦兒，難道就喜酒也不預備一杯嗎？」說著，舉起酒杯，讓生姑的母親、敬天二人飲酒。飲過一口，即一齊吃菜。葛大把酒瓶在生姑、品連杯裡也注了半杯笑道：「喜酒總的喝一口兒。」慌得生姑忙站起身來道謝。六個人在桌上，連說帶喝，鬧過了一陣，把兩瓶酒喝完，喻氏方命品連到廚下去把飯籃捧出，一同吃飯。飯畢之後，喻氏、品連把殘肴收拾清楚，泡上香。敬天同生姑的母親又在葛大家中閑談了一回，見天色不早，即起身告辭。

臨走之時，生姑的母親，又把生姑叫到面前，細細的叮囑了一番，方告別葛大、喻氏，同了敬天，一同回去。生姑直送到門前，忍不住雙淚交流，呆呆地站了半晌，見母親已是去遠，才回到裡面。自此之後，生姑已做了品連的童養妻子。葛大、喻氏二人，見生姑甚是伶俐，心中很是歡喜。生姑也很和順，每天幫著喻氏淘米、洗菜、漿洗衣服，都能做得很好，喻氏只喜的滿面是笑，常是稱贊生姑。誰知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葛大竟生起病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